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八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顧命第九十一

周書三十一

尚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不釋

霸浦伯反釋字偽孔本从心傍俗字也釋文云馬本作釋茲从馬釋羊昔反

注鄭康成曰此成王二十八年馬融曰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

讀為庶幾說釋之釋不釋不說也言有疾

依馬融釋音始反反茲音羊昔反解亦買

反幾今衣反說于

疏鄭注見正義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謂周

曼反釋陽昔反

公復辟成王即政至此二十八年也案成

王在位年數史記无文據劉歆三統曆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

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云云是則謂成王即位

三十年而崩也鄭君不從之者蓋三統曆牽引尚書年月皆率

意妄說全不可信且以哉生霸為月之十五日尤大謬也鄭君

焉肯據之哉又案竹書紀年成王三十七年陟是以武王崩之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明年為成王元年統周公居東二年攝政七年凡九年故三十
七年若除此九年則適二十八年正合鄭說但紀年出于晉束
皙託諸汲冢固是偽書且非鄭君所及見不得以為鄭說證也
意當時別有傳記可攷周初年分者鄭君得據而知之今則無
以說矣馬注見釋文釋之言解不釋止是不解之誼未見疾意
故馬云疾不解也增出疾字以為解恐未合經旨故聲易其誼
讀釋為庶幾說釋之釋庶幾說釋詩頗弁文也不釋猶不念何
休公羊桓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念則言不釋而疾意
自見矣鄭箋詩庶幾說釋云庶幾其變改意解釋也
然則釋亦有解釋之誼是釋釋同矣故讀釋為釋
洮沫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洮徒刀反沫忽內反注馬融曰洮洮
相息恙反凭皮仁反

髮也沫沫面也鄭康成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

聲謂被冕服者以冕服加王身也凭依几也讀若馮
馬皮反疏馬注

見釋文云洮洮髮也者謂沫髮也說文水部云沫洒面也馬云
沫面即洒面也鄭注見正義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者
周禮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則被王以冕服是其職也又禮
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為僕僕人師即太僕也則太
僕又是扶君疾者此所謂相是其官矣云冕元冕者案周禮司
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為下皆祭服也眠朝則皮弁服弁卑于冕

眠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義禮觀禮云天子袞冕者以受諸侯朝覲于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寢不得比廟中特以傳重大事比尋常眠朝當加一等則此冕服自是元冕矣聲謂被冕服者以冕服加王身也者被之言覆也蓋疾甚不宜更衣相者以冕服加覆土身而已云凭衣几也讀若馮者說文几部文凭从任几是依几之誼此于六書屬會意也馮與凭音同故讀如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伯尹御事

召直照反注同召同芮如銳反彤徒冬反

注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

下六人蓋六卿也太保獨召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

百餘歲矣嫌太保是一人故特著名焉芮彤畢毛別皆畿內諸

侯芮伯周同姓肅曰彤似姓之國畢毛文王庶子衛康叔所封

武王母弟也聲謂彤采地名非國也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

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眾

正之官與其治事者

召公上照反下注召公同疏云太保以下著中恕反賁百門反下同

疏云太保以下六人蓋六卿

也者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此衛侯卽康叔也在第五適當司寇之次故推此太保至毛公六人蓋六卿也詩桑柔正義引此經注云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說與侯孔異當是鄭注據此則此六人信爲六卿矣云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餘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著名焉者以芮伯以下皆不稱名惟太保名之故推其故云然也王充論衡乞壽篇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召周公之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案太似之子長曰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充言召公周公之兄豈其庶兄與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備數文王之昭凡十有六不及召公又案史記鄧世家惟言召公與周同姓不云是文王庶子充以爲周公之兄未知何據豈其據世本之文與今無可放姑从其說可也云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者鄭君箋詩桑柔叙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當卽是此芮伯之子孫世食采于畿內者則芮伯是畿內諸侯矣鄭注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畢毛亦皆畿內諸侯也惟彤伯未有見但旣與召芮畢毛同爲王朝卿士而畿外交不間有彤國則亦畿內諸侯可知云芮伯周同姓者魯巢命叙正義引世本云芮伯姬姓是與周同姓也肅注見正義云彤似姓之國者史記夏本紀言禹爲似姓其後有形城氏肅蓋據此而以彤伯爲彤城氏之後故云似姓

容或然也云畢毛文王庶子者僖二十四年左傳云管蔡邲霍
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是畢毛皆文王子也
云衛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也則經傳有明文先儒无異說也聲
謂彤采地名非國也者彤之爲國經傳未有見焉蓋如周召畢
毛之屬均是畿內采地之名皆非國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
內諸侯祿也是謂畿內諸侯但食其采邑所入而不以其采邑
爲國與畿外諸侯異故云彤非國言此以破肅說也云師氏中
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者周禮地官叙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其
職云師氏掌以美詔王是也云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
宮者者周禮无虎臣之官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當卽是此所謂虎臣也尹正釋
言文云百尹御事眾正之官與其治事者者言百尹旣是凡摅
諸長官則御事必非別爲官屬自是謂百尹之王曰烏戲疾大
屬官治事者蓋正長之官皆有官屬執事者也

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女

幾今依反宋式

羊反字

亦作審注漸進也大進言深入也幾殆也疾甚曰病臻至彌終

獲得誓謹審詳也言病日至以當命終而淹留之際恐不得謹

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女

疏漸進周易序卦傳誼也幾殆說文幺部文說文

疒部云病疾加也故云疾甚曰病鄭注論語述而篇云病謂疾益困亦疾甚之祖也臻至釋詁文彌終釋言文詩桑柔云時亦惟獲鄭君箋云時亦為惟賦者所得故云獲得誓謹亦釋言文說文言部云詳審議也鄭注呂刑云詳審察之也故云審詳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敘則肆肆不韋用克通通集大

命

重直容反注並同肆羊剝反从聿吳聲篆文作肆通僞孔本作達茲从蔡邕石經

注馬融曰重光日

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

故曰重光聲謂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是之謂宣

重光也莫定也麗讀為宿離之離國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是之謂莫麗也文王皆受天命故能宣三辰之光而定

其位也肆習也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語吃也敷陳政敘則民

服習之而不韋用能通政教于殷而集我周之大命國語曰以

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是也今文集為就

疊徒叶反从晶从宐王莽以為疊从三日

太盛改之爲三田今俗用之非也宿息畧反疏馬注見釋文漢離力諛反喘昌沉反吃居迄反族七嗽反疏書兒寬傳寬从

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上壽其詞有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

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哀重光謂日有重日也案文選連珠注

引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然則

重光專就日言是尚書經師之說兒寬治歐陽尚書故其說同

也馬云重光日月星也者蓋月星與日晝夜代明重光不必專

言日伏生大傳載帝舜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

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歲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

月光華宏予一人是則重光當兼日月星言之也云大極上元

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故曰重光者漢書

律厯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大初厯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

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

七耀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是說與此馬注

相似案日月如疊璧必在朔日假如朔旦冬至日月會于牽牛

如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盡會于其所計日月五星之畢聚乃千

百年僅有之事亦厯數之適然未見其爲文武之德所致則馬

注諠猶未足故聲引孝經說以足成之焉孝經說者孝經緯援

神契文見禮記禮運正義依孝經說諠則斗極之明日月之光

繇王者之德使然是足以歸美文武諠似勝馬注也周禮大司

徒云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故云奠定也云麗讀爲宿離之離

者易彖傳云離麗也則麗離字通明堂月令曰宿離不貸列宿

皇馬經解 卷三十一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四

爲日月五星之所附麗故曰宿離讀麗爲宿離謂莫日月星之所附麗則宣重光莫麗乃一貫之事矣引國語者周語洽周鳩對景王之言也其文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鬻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鬻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鬻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鬻也三所建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詩大明正義引此國語文及韋注而辨之云其文言星與日鬻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當以此五物在三處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又王合五位則五物皆助周若三所惟數逢公則日與鬻不助周矣案此說駁韋注三所之說甚當三所當從此五物在三處之之說爲是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曆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鄭注說會天位以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是則合位三五卽會天位之事則卽莫麗之事矣又鄭箋大明詩變伐大商之諠云叶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是則五位三所天之所以助周其能爲天所助者實由武王聖德所感則五位三所若武王莫之者然故引國語文而云是之謂莫麗也但所引國語文唯言武王之事此經則兼言文工武王故云文武皆受天命故能宣三辰之光而定其位也以

武王之業基于文王欲言武王之事卽文王之事解經所以兼稱文武之意也詩文王敘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下武敘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武皆受天命也三長者服虔注桓二年左傳云三長日月星也肆習說文肆部文云重言之者病甚乞喘而語吃也者陳敎則肆不韋一言肆而語已足不煩重言茲重言肆故推其故云然也蓋病革則乞欲絕而息急喘者息之急也喘則出語艱澀如口吃然吃者言塞難也若史記周昌列傳昌爲人吃廷爭太子之事輒重言期期也下言翼日乙丑王崩則知是時成王病革矣又引國語者亦周語冷州鳩之言說武王伐殷時事也以大蕨之下宮布令于商者王者行師則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太蕨者正月之律所以贊陽出滯故吹之以布令焉經承陳敎之下而言通殷是謂通政敎于殷正所謂布令于商者故引以證焉云今文集爲就者蔡邕石經作就也不改从就者君奭集大命于厥躬引見禮記無異文則此集大命當是

在夏后之調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無敢昏逾

僞孔本作在後之侗釋文云侗馬本作調云共也案說文言部云調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訓據馬

本作調訓爲共則說文所引正此經文茲據以刊正訓徒紅反御五御反

注夏中夏也后謂諸侯馬

融曰調共也聲謂御迎逾越也言承文武之業在中夏爲諸侯

之共主敬迎天之明威嗣守文武之大訓毋敢昏亂逾之大訓

蓋下文西序所敝是也疏堯典云蠻夷滑夏夏對蠻夷言之則夏為中國矣故云夏中夏也釋詁云

后君也諸侯各君其國故云后謂諸侯湯誥云告諸侯羣后亦謂諸侯為后也馬注見釋文訓共說文言言部文禮記祭統云設

同凡鄭注云同之言訓訓同為訓亦取其諄也釋詁云訝迎也鄭注儀禮士昏禮云御當為訝訝迎也則御訝古今字故云御

迎鄭君箋離巢詩亦云御迎也說文在部云逾越進也故云逾越也云在中夏為諸侯之共主者禮記曲禮云諸侯見天子曰

臣某侯某是則天子乃諸侯所共尊為居者此之謂共主也云大訓蓋下文西序所陳是也者下經陳宋有大訓在西序鄭注

以為先王德教然則即此所云文武大訓矣不敢質言故云蓋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注殆

危也今天降之疾甚危矣興起也不起不悟言必死疏殆危釋詁文與

起釋詁文云不起不悟言必死者不起謂卧病不復起爾尚明是謂死也漢費鳳碑云不悟奄忽終則不悟亦謂死

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御名濟于艱難釗止注釗康王名女庶

幾明是我言以敬保輔元子大濟于艱難幾今疏康王者成王之子此言元

子釗康王之詩云惟予一人釗故云釗康王名柔遠能爾安勸小大庶邦能奴注安遠

方之國恣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眾國勸勉也疏云安遠方之國

恣順其近者者解具堯典疏勸勉說文力部文思夫人自亂于威義爾無以釗勸贛于

非幾夫房莠反注同勸贛偽孔本作冒貢釋文云馬鄭王作勸贛吾寧从眾贛果琰反幾今衣反注同注夫人

泛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勸以冒為聲讀當為冒冒觸也

馬融曰贛陷也聲謂非幾不善也思夫人皆欲自治于威義女

母以釗觸陷于不善泛孚釗反疏夫人是泛指大槩之人故云

右之也者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以之左

以之右唯吾提挈也云勸以冒為聲讀當為冒者說文力部云

勸勉也从力勸聲是勸以勉為諒以冒為聲而勉諒不可以施

于此文而古字或假借六書假借之說所謂依聲託事也故禮

記緇衣引君牙文作君雅鄭注云唯書敘作牙段啗字也是以

雅得牙聲而遂借為牙此經勸字亦以冒聲而啗為冒也故讀

當為冒偽孔氏輕改舊文直作冒字馬鄭則不敢也說文木部

云木冒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木之為言觸也國語周語曰宐觸

是青經釋卷三頁六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六

冒人故云冒觸也易繫詞云冒天下之道虞幡注亦云冒觸也馬注見釋文說文血部𩇑从血𠂔聲或作𩇑𩇑聲則𩇑𩇑同聲故云𩇑陷也古人訓詁通于音也云非幾不善也者易繫詞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文口部云吉善也然則幾為善矣幾為善則茲既受命還還夕沿反注同注羣臣既受顧命而還退也非幾不善矣

今文既為卽字之誤疏云羣臣既受顧命而還退也者言受命還則是謂羣臣還退也于是王亦還反

其所焉經不言者可知也云今文既為卽字之誤者隸書无作既偏傍同卽故蔡邕石經作卽但此文若云卽受命設實不安

故云字出綴衣于庭注綴衣帷握之屬帷握必以綬聯綴故謂之誤

之綴衣將發顧命卽王寢而張焉事訖徹去出之于庭中也握

角反俗作巾傍著屋說文巾部無之不可書也周禮巾車職王后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然則古者皆握持字為帷握字不必

从巾屋也斲疏周禮幕入引鄭君此經注云聯綴小斂大斂之經典通用徹衣于庭中案禮記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其鄭君

注云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又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注云謂綬給衾冒又王制云綬給衾冒死而後制鄭

注云綬給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乃于此言聯綴小斂大斂之衣于時王猶未崩也母乃豫凶事乎以鄭君禮記注參觀鄭

君子此當不云然豈周禮疏所引誤與姑置不可用也云綴衣帷握之屬者下文云狄設黼展綴衣黼展者周禮司几筵職云王位設黼衣是也綴衣與黼展同設則是設于王位王平時所居之帳矣此綴衣當與下文同則是帷握矣但周禮有帷幕握亦此綴衣或兼四物故云之屬以該之云帷握必以綴聯綴故謂之綴衣者周禮幕人掌帷幕握亦綴之事鄭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握王所居之帳也亦主在幕若握中坐上承塵握亦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綴聯繫焉是則謂帷握為綴衣由其必聯綴之故也云將發顧命即王寢而張焉事訖勞去出之于庭中也者此時王病甚必不能路門當即于卧疾之所而發命焉所謂路寢也平時或不常設帷握因王坐而特張之王退則勞去出之于中庭中也

翼日乙丑王崩注書或曰成王崩馬融曰安民立政曰成聲謂

天子死曰崩疏云書或曰成王崩者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又鄭仲師注周禮于司几筵職及天府職皆引此

經一引有成字一引无有然則漢時實有此二本稱書或曰葡二本也馬注見釋文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逸周書諡法解文云

天子死曰崩者太保命仲桓南宮髦倭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禮記曲禮文

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髦墨豪反僞孔本作毛茲从漢書古今人表伋及反注

皇清經學 卷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南宮髦蓋爲是官也爰引也齊

侯呂伋太公子玃公也呂氏伋名逆迎也桓髦官卑不可徑迎

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桓髦各執干戈

逵虎士百人爲齊侯前引且爲嗣王衛也王旣崩而世子猶在

外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憂危之際故以

兵迎之于南門外云

玃形反爲于疏云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云仲桓南宮髦蓋爲是官也者以虎賁百人引導齊侯則是虎

賁之長官又正合下大夫二人之數故知其爲虎賁氏以无正

文姑云蓋以疑之爰引說文受部文云齊侯呂伋太公子玃公

也者說文玉部云齊太公子伋諡曰玃公史記齊世家言太公

卒子丁公呂伋立者後人省改作丁爾常从玃爲正也云呂氏

伋名者齊世家言太公之先爲四嶽國語周語曰昨四嶽國命

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故云呂氏古人皆以名配氏呂爲

氏則伋是名矣逆迎釋文云桓髦官卑不可徑迎太子者桓

髦爲虎賁氏則是下大夫故云官卑周禮掌訝職云凡賓客諸

侯有卿訝是諸侯爲朝聘之賓天子且使卿迎之今太子將正

王位若使下大夫迎母乃以卑乎故云不可云虎賁百人虎士也者周禮夏官敘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言虎賁百人自是八百人中之百人矣且當成王既崩世子在外方戒嚴之際當使有勇力者往迎乃可以爲世子衛故知百人爲虎士且云桓髦各執干戈達虎士百人爲齊侯前引且爲嗣王衛也云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元而養然則成王有疾康王自當在內養疾何王既崩而猶待逆于南門外乎自必以成王未疾之先奉使而出不及知王疾也計王疾始于哉生霸月之三日也乙丑未詳何日據下文則月內有癸酉然則乙丑當在望前後王之寢疾不過旬日間爾始疾時不虞遂篤故不召太子至甲子王病甚知不及待太子之歸故且召羣臣傳命時太子實不在側段若太子在國中則亦召之矣故云奉使而出无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鄭君注云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其爲父小乙將師役于外是則太子亦有時奉君命而出者惟是康王之奉使經未有明文姑云蓋以疑之僞孔傳以爲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爲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復逆之乃成其尊乎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